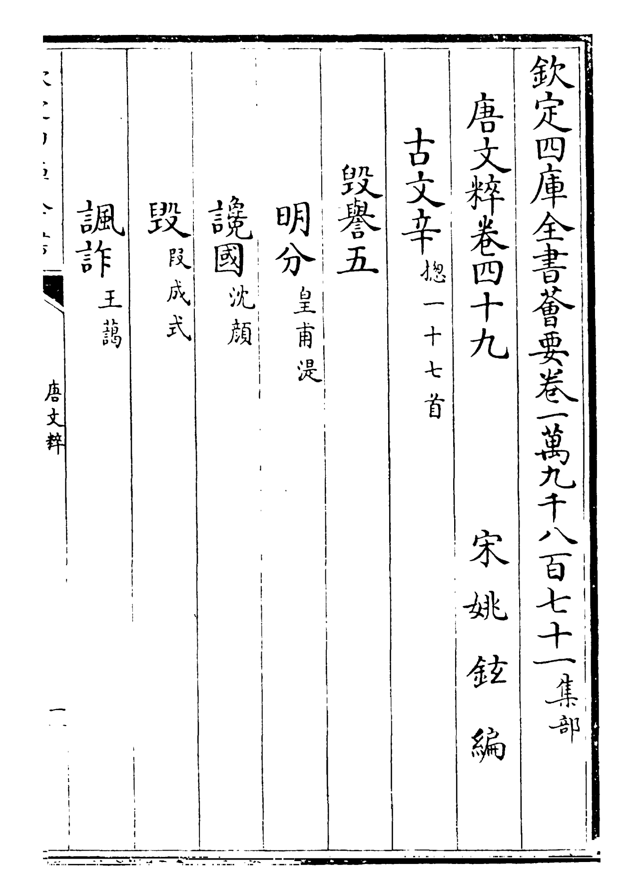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一 集部

唐文粹卷四十九

宋 姚鉉 編

古文辛 總一十七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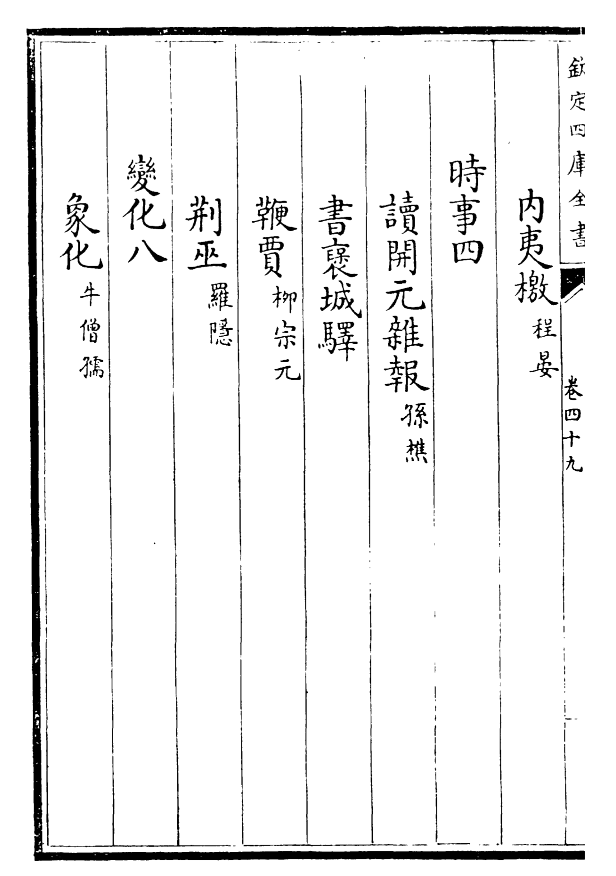
毀譽五

明分 皇甫湜

讒國 沈顔

毀 段成式

諷詐 王謌



內夷檄　程晏

時事四

讀開元雜報　孫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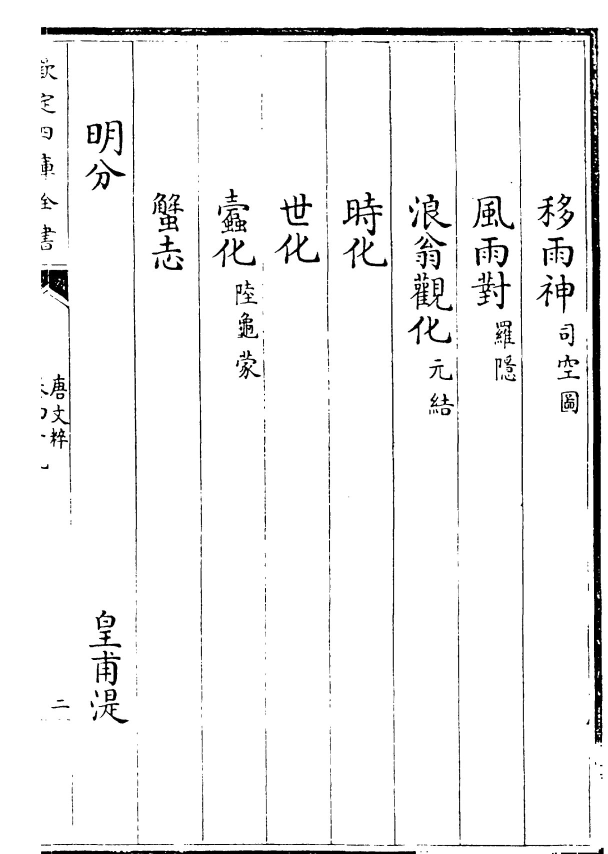
書褒城驛

鞭賈　柳宗元

荆巫　羅隱

變化八

象化　牛僧孺



移雨神 司空圖

風雨對 羅隱

浪翁觀化 元結

時化

世化

蠹化 陸龜蒙

蟹志

明分 皇甫湜

天下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為孰謂人君子小人是也孰謂分君子小人之别是也彼誠君子矣為之無不是彼誠小人矣動而之非故君子指人之過為嫉惡譽人之善為樂賢言巳之光美擬於堯禹參於天地為昌言順則為周公變則為伊尹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君子而巳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小人者不然其過人為毀訾其譽人為比周言巳之光美為矜夸變則為賊

順則為偽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小人
而已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余故曰天下是非繫於人
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為横天地絶古今人之所
由者二而已

讒國　　　沈顔

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故人君弗為意也且
曰彼誠佞邪予不過寵一臣彼誠忠邪予不過黜一臣
予授天命有天下豈少若人乎奈何咈予心而不知寵

一佞而百佞進黜一忠而百忠退矧忠者寡而佞者衆乎是以宰嚭讒子胥而吳滅趙高讒李斯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靳尚讒屈原而楚懐囚愚故曰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悲夫

毀　段成式

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衆人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有張其所違嚬慼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雕刻機杼有淫巧乎言非有乎

諷詐　王讜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為災忠信不可斯須而去有以忠信而為禍禮法非災人之端忠信非禍人之本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為禍人之萌狂瞽人之所惡也效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酗人之所恥也履之則恐不自其性狂瞽誠可惡也荒酗誠可恥也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酗為藏身之藪禮法忠信直也狂瞽荒酗詐也以之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

五帝之後無所不用

内夷檄　　程晏

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馳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倔強王化忘弃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反竄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竄心於夷非國家之竄爾也自竄心於惡也豈止華其名謂之華夷其名謂之夷邪華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華其心者是知弃仁義忠信於中國者即

為中國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國專倨
不王棄彼仁義忠信則不可與人倫齒豈不為中國之
夷乎四夷內嚮樂我仁義忠信願為人倫齒者豈不為
四夷之華乎記吾言者夷其名尚不為夷矣華其名反
不如夷其名者也

讀開元雜報　　　　孫樵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
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行大射禮

於安福樓南其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其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其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諍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籍田事乎況九推非天子禮邪又嘗入太學見叢甓負工而起若皇堂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得行大射禮邪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

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為豪家役者吾嘗
背華走洛遇西戎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
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邪北虜鷩齧邉甿勢不
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況西闗復驚於西戎安
有扈從事邪武皇帝時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
者四人至今卿士齰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
廷奏諍事邪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
政事蓋當時條布於外者樵後得開元録驗之條條可

復云尚以為前朝所行不當盡為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其官明日授其官今日幸於某明日畋於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為太平男子及覩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其縵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譌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書褒城驛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

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残烏覩其所謂宏
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二節
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
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歳賔至
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
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
漁釣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
於堂凡所以汚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

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吒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蓄號為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

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
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
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饑
飽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邪矧更代
之隙黠吏因緣恣為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
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
退老吒倏其言書於襃城驛屋壁

鞭賈　　　　　　　　　　　　柳宗元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值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予予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掐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翲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則遬然枯蒼然白則黃者梔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

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踶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踶不已墜之地傷馬視其内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伎於朝者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空之内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荆巫

羅隱

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為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為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酤滿巵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怨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為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為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

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

象化　　　牛僧孺

象龍禱雨三月不應巫病民咨王甚愁儒有言曰王無愁也象之誤也夫龍善化雨而時在乎天天使雨龍得化不使雨龍不得化聖人象龍而救民乃象其化者也善化者龍之性善學者人之心故象性莫若心而已使性非心可象則鴟鴞之性均而木刻鴟鴞足以象均邪獬豸

之性觸而瑰飾獬豸冠足以象觸邪龍以性善化而龍於化人者衣裘則其象不以土木亦明矣湯是以龍其聰而深無不聞也龍其明而高無不見也言若出為雲而物仰之有陰智若躍乎淵而物觸之有潤天而不雨百姓視王為雨也雖七歲炎炎不聞有咨者而況三月哉

移雨神　　司空圖

夏湍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刲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

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為惑何者天以神乳育
百苗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
焉今始恡其施以愁瘦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
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
恵於已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為義利腥膻之饋
何以為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為敬蔑是數者何以為神
假曰非吾所得顓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
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謾民不可久侮竊

為神危之柰何

風雨對　　羅隱

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為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雪霜為牛羊之

本矣復何歲時為復何人民為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政不問下懼其偷也夫欲何言

浪翁觀化 并序　　元結

浪翁山野浪老也閬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記水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為四時四時形化為萬物萬物形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之說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兩忘終世相無此有無有無相化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兩求終世相有此無有無有相化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有

不無有無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閶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犬豕父子為惛慾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化為讎敵宗戚

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權所恣忠信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邸姦凶為恩幸所迫厮阜化為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盡於草木原野化為狴犴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為罝䕶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為宫寢或曰數於祀禱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

所化無不作狙狡詐誑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顔容為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慼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説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邸舍雪霜化為衣裘呻吟化為常聲糞汙化為粱肉一息化為千歳烏犬化為

君子元子慼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
內巻戰門鬬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邪人
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邪
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絶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
澤非州里也邪人民奔走非深林蓊叢不能藏蔽草木
非宗族也邪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斃休
風雨非邸舍也邪人民相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
雪非衣裘也邪人民勞苦相冤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

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邪人民多饑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污非粱肉也邪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邪僵王腐卿相枕路隅鳥獸讓其骨肉烏犬非君子也邪

蠹化　陸龜蒙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蝤蠐而青翳葉仰齧饑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棖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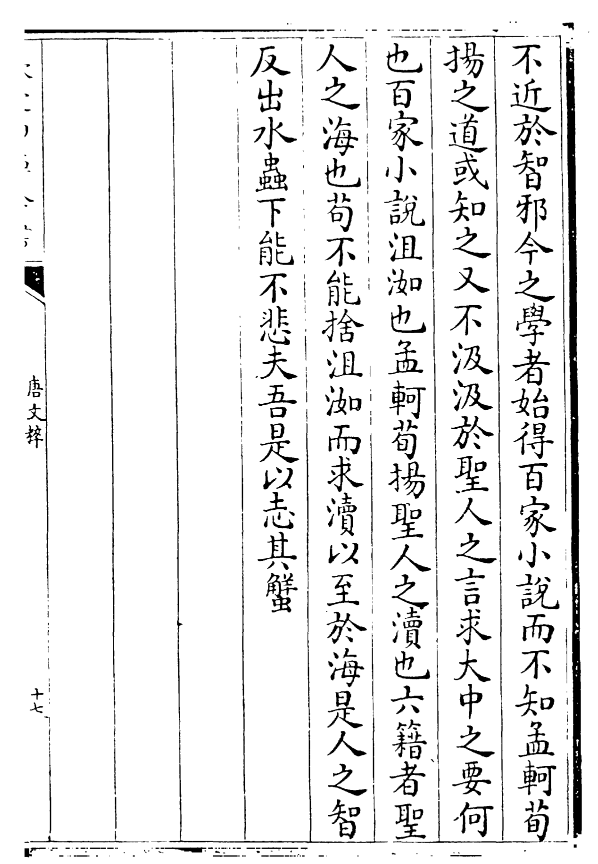
胡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襜黒韝蒼分朱閒黄腹填而膌墮緌纎且長久醉方寤嬴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颸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蝥網而膠之引絲環纒牢若拳梏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遊類潔也無嗜而食類㢘也向使前不知為橘之蠹後不見觸蝥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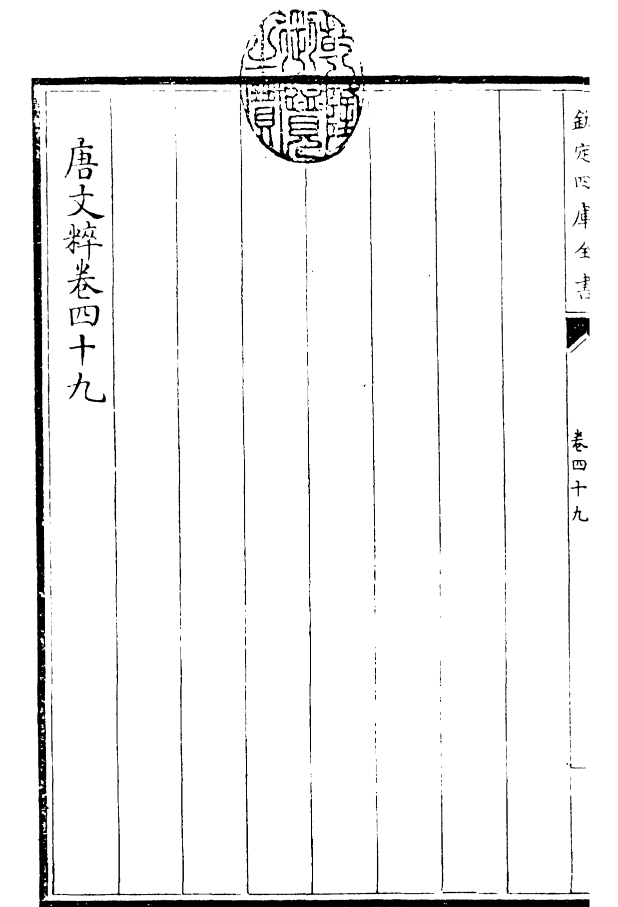
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内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為大蝥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為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為介類與龜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叅於藥録食疏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為災子

雲議其躁以為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窟穴於沮洳中秋
冬之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
然後從其所之蚤夜觱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
而障之曰蟹斷 鍜斷短 其江之道焉爾然後奔紛越軼
遯而去者十六七既入於江則形質寖大於舊自江復
趨於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遯去者又
加多焉既入於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
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邪捨沮洳之江海自微而務著


不近於智邪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揚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揚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而求瀆以至於海是人之智反出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唐文粹卷四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李元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五十至五十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唐文粹卷五十

宋 姚鉉 編

碑一 總六首

嶽瀆祠廟

后土神祠碑 玄宗御製 張説辭

西嶽太華山碑 玄宗御製 張説辭

北嶽恒山碑 張嘉貞

南海神廟碑 韓愈

黄陵廟碑

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炎

后土神祠碑銘并序　玄宗御製　張說

古之王者皆受天命禮樂有權神祇是主郊兆所設雖定於厥居精靈所感則通乎變化大匠歸正旁行不流惟創制者爲能之亦安在守文而已脽上祠者本魏地郟丘之舊而漢家后土之宫汾水合河梁山對麓地形堆阜天然詭異隆崛岉而特起忽盤紆而斗絶景象相

傳肹蠁如在有物不可以終否有典不可以遂廢故推
而行之歲在癸亥始有事于兹焉在昔后王時邁省方
柴燎告至幽隱胥洎大舜則五載一廵武帝則三歲一
祭今時代丕變人神禮煩朕就爲損益折以法度一紀
再駕亦無闕焉二十年冬勒兵逾萬騎旌旗亘千里校
獵上黨至于太原赫威戎於朔陲沛㞡義於南夏肆覲
羣后道有以大備懷柔百神文無而咸秩先是有司宿
設恪敬乃事己未師頓于齋宫庚申親祀于后祇聖考

在天侑而作主何禮不舉靡神不徧往者漢氏之祠也牲以養牛五歲繭栗無所責其誠籍以采席六重藳秸不得尚其質事與古反義不經見朕因其地而不因其儀取其得而不取其失凡牲幣法物之事歌舞接神之類咨故實於方澤不遂過於元鼎此皆公卿大夫鴻生鉅儒獻其方聞匡於不逮朕何有也且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示其本教以孝奈何郊丘之禮猶獨以祈穀爲名者邪於戲享于至誠錫以蘩祉黄雲蓋於神鼎絳光燭

於靈壇自昔已然乃今復見斯固陰精有所寓寶氣爲
不誣雖寂寥而不動亦動之而斯應顧朕之不德靈感
何從賴累聖儲祉福流所致乃眚災肆赦與物更始大
賚天下有慶兆人山川鬼神鳥獸魚鼈莫不允若莫不
咸寧此所以仰覆載報生殖資元元盡翼翼豈與夫封
禪有牒專在求僊祕祝有辭密於移過而已銘曰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者毋事德合天明義有大報用
恊永貞茫茫九土思索其精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彼汾

之曲高脽傑異景象遺光壇場舊位寂寥千祀精靈長閟誣神不祥復古維祺文所無者秩而祭之刻曰后土昔載明祠何必因陰乃爲我師意多漢武跡在横汾風流可接簫鼓如聞壽宫創制神鼎勒勲古往今來豈無斯文

西嶽太華山碑銘并序　玄宗御製　張說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山者

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當七宮
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筭
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傑竪而雄竦衆山奔走而傾附
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後
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諒少昊之
下都即蓐收之别館也軒帝遊焉以會衆神虞舜柴焉
以覲羣后爰自夏氏迄于隋室朝廷五姓載歷三千祀
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祠無歲

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不有怠也故亦祥休明災淫
慝未嘗爽也皇天眷祐馨我烈祖奄有萬方逮乎六葉
郊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墜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
虔加視王秩進號金天若是者何抑有由焉寻小子之
生也歲丙戌月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
常寤寐靈嶽肸蠁神交玉帛未陳幽賛必先意而啓椒
醑雖薄景福果應期而集玄感昭賽可一二而道邪記
云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瑶池

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俛覬朕學攙文之道故非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弘不憂富貴之無永患在蒼生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爲長生以業傳百代爲不死焉羡置集靈之宫虛望非福立存仙之殿勞思輕舉者哉於戲維嶽配天尚弼予志予欲大康兆人嶽翼予欲定禮樂諧神人嶽聽予思其維嶽降神生此多士無俾申甫專美于嵩語酌古訓心通神境善而不荅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嶽其念哉十有一

載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停鑾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牀霓裳可接風過松嶺仙駕如聞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遲迴刻石梗槩銘山萬姓瞻予言可復也銘曰

巉巉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峯峻削菡萏森爽是曰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黄河北來陰陽孕育精氣徘徊遇聖呈瑞逢昏降災玉池神挹石室僊開海絶瀛洲天遥玄圃偉哉此鎮崢嶸中土鬼神乍遊

風雲忽聚高標𪹎日半壁飛雨自古王者廵方必至龍駕帝服封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待予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北嶽恒山碑銘并序

張嘉貞

有國者殷薦于天地望秩山川故災沴不生矣有家者嚴禋于鬼神克諧禮樂故休祐斯應矣由是上下交泰幽明相協五精同朗辰爲水其味鹹五鎭俱清恒爲冬其音羽大哉兹嶽殊於衆山嵩華乃跼於近甸衡岱不

踰於方域孰與夫包括綿長經綸中外外夷有四昴宿主胡則延袤以限之中郡有五寳符在代則高襄以臨之其項也上扶乾門黑帝之宫觀其足也下捺坤軸玄神之都府豈止劈巢魏截幽燕拒洪河撑大海澒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巉巖一宇内之標格者也故知惟土有精惟山有靈窅窅冥冥其道至平其德至貞氤氲馨馨目之不覩夫形耳之不聞夫聲隂陽不測夫奥所以存像貌建祠庭矣稽彼上古洎乎中運五載巡狩

百神懷柔皇王令典以之恊祚歴數昌期以之文泰粤
自嬴漢爰逮周隋匪脩匪虔或僭或侈不勤於省者其
政缺非美而封者其事訛於戲黷祭虛陳昭靈罔荅更
張禮秩固待雍熈粤若我唐正百王頽教龔惟我后揚
五聖丕烈人神允洽動植和暢乃籍北鎮柴南壇碑西
嶽泥東岱是用告厥功祇其祠也故穰穰多福獲於彼
顒顒衆心徯於此而今玁狁不熾已方餘辰邊隅於是
乎靜雨雪其滂乃屢盈尺稼穡於是乎豐豐歲已成惟

君能事斯北廵之禮胥詠其蘇雖黝軺纁旂未由冬覲而圓珪方璧每自天來或事舉必祈福行宜賽則有公卿而奉告命也或四時薦熟三獻酌洗則有侯牧而奉新章也非夫昭信雄直豈有享於明代哉是以河朔人風潔誠而禱蠶穀者多矣春秋孟冬首三之日尤劇蘋藻自羞若從官歛樵蘇不禁孰敢私伐蓋威靈感通以致爾與其淫謟而求者異乎夫道莫先乎真政莫先乎淳參造化以變萬物莫先乎神資皇王以富四海莫先

乎人護神莫先乎君公正人莫先乎師長丙寅歲乃命
菲才謬兼軍郡欽若明詔持兵導俗無敢懈息名山大
川著乎典式靡不加敬於昭神寢于嶽之陽伊嶽致神
惟神主嶽高柯古榦幽蔚陰翳俯仰瞻對精皃肅慕慓
然何爲故以嗟歎嗟歎之不足於是詠歌歌以發言言
以章德事可追於風雅詞無隱乎聞見神而聽之頌斯
作曰
五宿熒煌風政休咎上經乎乾綱我君順之祚乃久兮

五宗盤溥陰化成敗下彰乎坤絡我君欽之福乃介兮天平地成神道助貞人事以寧兮皇極帝力神道助直人事以息兮禎祥日新既祠既禋國力斯春兮風雨時若是耕是穫家勤於作兮至神通兮昭冥恊和至道默兮勤敬頌歌大恒如礪明德惟峩

南海神廟碑文　韓愈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

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水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

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
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
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
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
顧享盲風恠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
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愼所職治
人以明事神以誠内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

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
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
官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
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
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
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
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
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

肥酒香樽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恍惚畢出蜿蜿蜒蜒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靄鐃鼓嘲轟高管嗷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

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于屬州負逋之緡錢十有八萬米八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

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黄陵廟碑

湘旁有廟曰黄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剥缺考圖記言漢荆州牧

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元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

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楚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記年帝王之後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

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廵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
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
死者皆不可信也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戹成舜
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
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
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
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
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

易廟之圮墉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因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篆其事俾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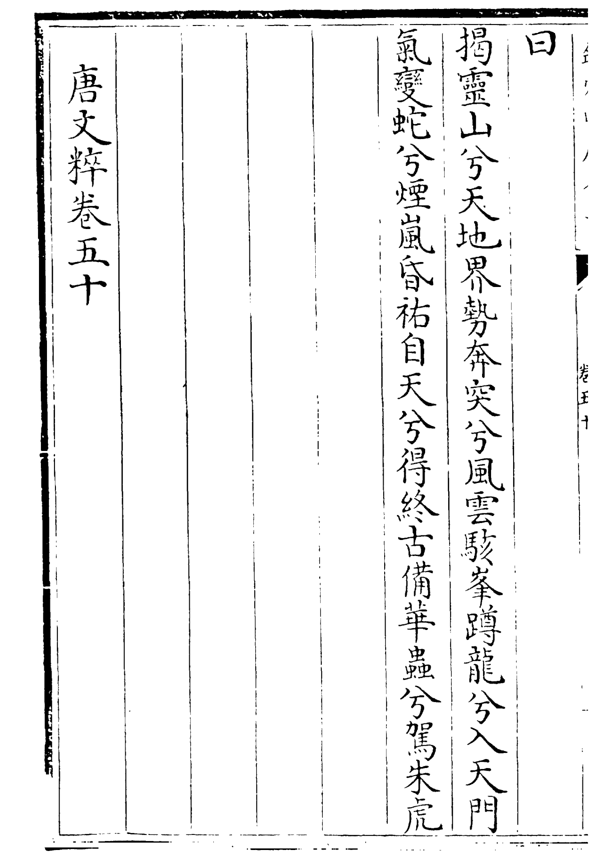
大唐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炎

西北之巨鎮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昔漢武納渾邪開右地置武威張掖而山界二郡之間連峯委會雲蔚黛起積高之勢四向千里陽崖有括栢之材備簳葦陰壑有

堅剛之璞化五兵維人氣雄其畜多馬虜得之以制陰
國主天街周以之興秦以之霸漢得之以斷右臂卻南
牧西距于海北經于河自外而望上也雄雄乎一氣旁
礴朔鹵前衝塞門與積石來朝崐崘相賀洎陟蒼蒼臨
峻極則形變六合空同大荒青冥在混元之中絕壁揭
宇宙之外舊史云封祀之山八中國之外三自夏缺秩
奠漢攘疆土于時更而王者莫能配天其意者將纘禹
之業以俟聖人乎維唐之三十載賁玄化之紀息金革

之墟蠢蠢蒸然萃于聖澤於是左丹穴右崆峒古所未賓咸頓首於路門之外天子登神宫勒金版將復義于羣嶽告成于昊蒼議云此山天合氣以正秋方地與神而主戎國俾蚪螭者爲師爲旅貔虎者爲妾爲臣不在於巨靈乎其封禪爲寧濟公錫之鞶帶備厥禮物詔邦牧太子少保哥舒公卜吉日築靈祠于高麓之陽每歲盛秋以笙鏞之器錡釜之品率封内以望之索羣神以會之亞旅師氏旄頭弩牙金鼓七校車徒十萬從饗于

廟庭大閱于山所以因天界以崇聖功乘地險以恢遠略也覩夫叢巖懸抱煙雨屑窣宮庭晃其甬暮林石古而幽陰神其居之可以禱安靜矣拊空桑夔鍾石神其聽之可以感和樂矣大王通帛熊蹯桂漿粢其傾筐采物煌煌神其歆之可以祚有年矣維石巖巖日月不老維靈是與生此熊羆神其薦之可以奉吾君矣於戲陳信克享正詞幽感宜乎有祈而降有祭而歆龍也無風雨之愆𢽳也無氛焰之作此神之職又何羞焉而作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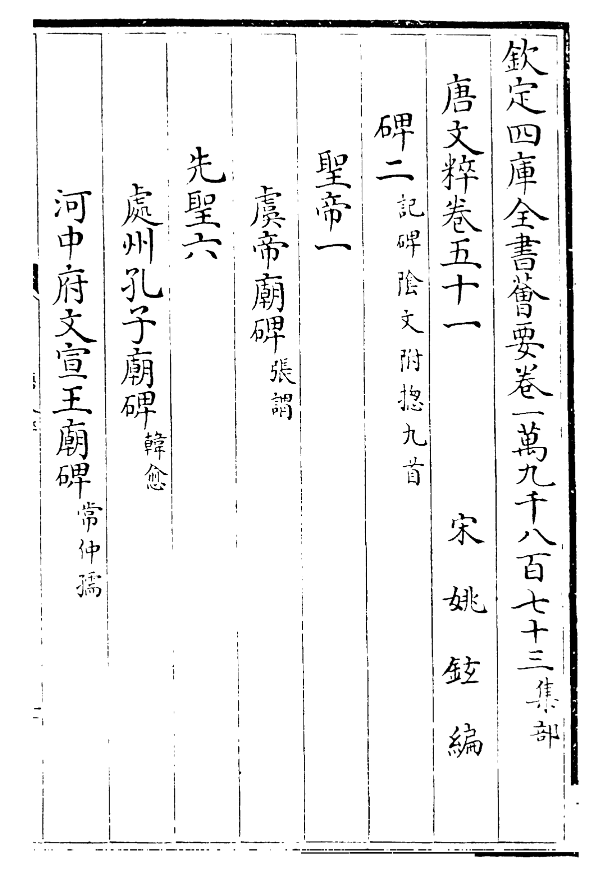


曰

揭靈山兮天地界勢奔突兮風雲駭峯蹲龍兮入天門

氣變蛇兮煙嵐昏祐自天兮得終古備華蟲兮駕朱虎

唐文粹卷五十



唐文粹卷五十一　　宋　姚鉉　編

碑二 記碑陰文附摠九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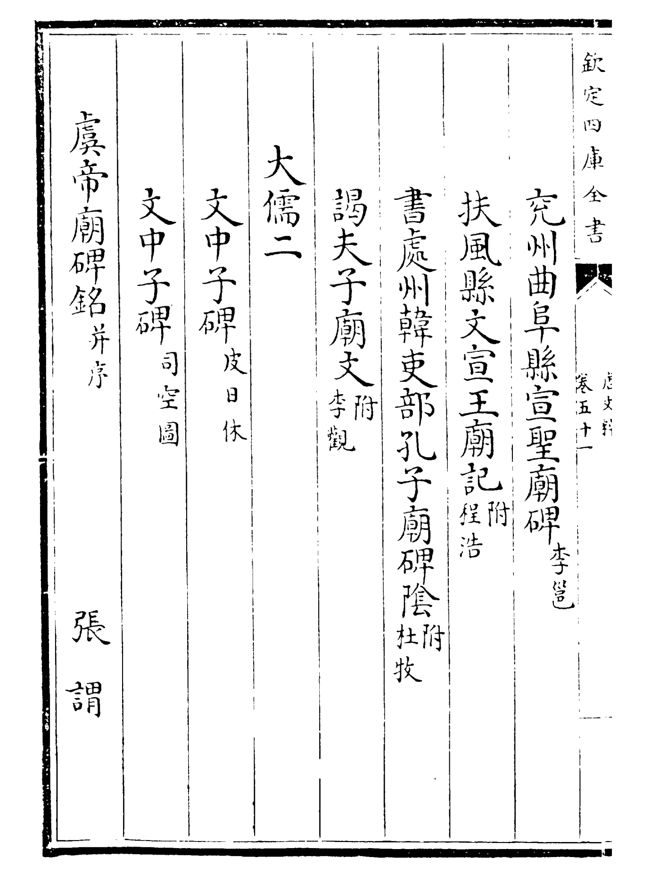
聖帝一

虞帝廟碑 張謂

先聖六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河中府文宣王廟碑 常仲孺



兖州曲阜縣宣聖廟碑　李邕

扶風縣文宣王廟記　附程浩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附杜牧

謁夫子廟文　附李觀

大儒二

文中子碑　皮日休

文中子碑　司空圖

虞帝廟碑銘　并序

張　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節而固讓羲仲龢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於天天命歸於帝帝盡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於内堯之九男服勤於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后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于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鱉衆乎咸若無為而治其聖也

歟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羹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顧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歷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嬰於樊籠其去也脫於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爲漢賊當鼎易之時發

荒唐之論髙視前古大夸羣雄猥以漢魏之間輒同堯
舜之際此河伯不知於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人
云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爲世教游夏之徒
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爲禹所放曲士之穿
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澨帝之遺廟
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荆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不
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前監察御史宇文宣大樹風教
小康黎元相冈𮤲移棟宇前豁林莽得爽塏之地焉下

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徵閟宮靈降娥英近侍稷契旁趨則歌南風覲東后朝衆聖會羣臣則知湯武不敢升堂自愧于廊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戸退慙于閫閾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譏焉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於清芬勒文於玄石其銘曰
系自顓頊家於句芒大口奇表重瞳異相俗變山中風移河上其器不窳其人皆讓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惟彼陶唐禪于有虞域中文泰天下昭蘇彩鳳聽樂黃龍負

圖其德難名元功不宰肶屣城闕遺形江海陵廟有依山川無改象耕未輟烏耘猶在託此巖阿神心若何蒸嘗昔少俎豆今多百越迢遥九疑嵯峨湘雲古色楚水新波庭羅松桂森若容衛擔度風颸宛如簫韶黎庶以寧陰陽以調憑兹聖靈祚我皇朝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

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禮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已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逺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

能以爲先旣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顔回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鄞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宁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歆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賛依始

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　常仲孺

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乙是生萬物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準繩故能範而不過

類而不遺者也然則乘時設教必生大聖以首之庖羲氏甄才煥文君人子天神農以之首於皇而體至道也軒轅氏推筴命官度方順紀顓頊奉之首於帝而法玄德也夏后氏奠山通川因地制賦殷湯繼之首於王而明大化也理亂相資質文代變洎有周而衰焉平桓以還鴻流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羲農之道消矣非聖人之辯問軒轅之帝衰矣非聖人之刪書夏殷之王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故夫子彰皇繫帝

叙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是知前聖之遺風將絶
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彛訓將興夫子不得不作故禮
云百代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遡其
元命可以致於清静遵其廣大弘其覆載可以致於雍
熈遵其禮讓蹈其夷曠可以致於和平茍或失常滔滔
淫源德滋非而霸功作矣代易於上教尊於下運否於
既往位崇於將來形於國而達於家萬樂和而百禮成
郁郁洋洋與日月而終矣巨唐教本六經德懐三古拯

大道於既溺復醇源於已醨追謚文宣顯用王禮太學之制形于四方貞元五年秋仲上丁元帥司空侍中咸寧王渾公有獻于先師退而言曰斯廟也左麾右署前軍後府晨暮之間諠闐四起非肅雍致敬之地爰命略址于城得南端安焉出其食之中財任閒人之餘力屬役如素十旬而成祠庭有閑薦設有嚴衅落之禮行饗獻之儀具是則賈之囂薄師之閱習吏之譏訶寂寥于兹矣噫我公以身柱國竭力戴君齊心孔門稟奉如在

易曰化而裁之黙而成之公氣和陰陽德會幾義又曰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公志尚純一行必中正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公有全社稷之勲合經緯之用又曰學之無倦行之以忠公有遵理化之勤及人民之信古訓是式新廟奕奕尊畀顯赫舉集其門也至哉小子明朝退飛幕府獲祐歎息徘徊敢揚頌聲其辭曰

昭昭五星玄文之經浩浩五行元氣之形維上紀下災昏祥明聖人居中百化適成五星九玄醇朴不曜降及

堯舜存乎典誥文王既没孔子乃紹質文異時日月代照肇自開闢澒洞無跡考于六籍窮古盡昔微禹之功水土共融微儒之風華夷濛濛大聖同德垂訓作則山川九州禮樂萬國羲軒之道夫子明之百王纘焉仰而營之夫子之教巨唐興之皇帝奉焉式而弘之皇帝之化藩翰揚之司空行焉敬而將之肅肅新祠煌煌盛儀祀享不失弦誦以時儒風載揚天地同期

兖州曲阜縣宣聖廟碑銘并序

李邕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搉大抵宣考神用逮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頽其揆一也昔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朋徒合緒連禍則皇帝興聖重出羣龍推下濟以君人儆勤略以戡亂逮至横流方割包山其滔轉死爲魚鱻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振拔隱憂導百川康四國粤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鄫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粲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彛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

先其若是者乎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啓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

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庸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黷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齊一時未有薄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教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拜不假手於後續君

長萬葉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絶一人曷成名而可稱蓋取興而爲大者也我國家儒教浹宇文思啓天伸吏曹以追尊建禮官而崇祀侯襃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敦悦施於方國光霞彌於肖宗三十五代孫嗣襃聖侯璲芝字藏暉洎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儒罔墜于緒或餘波明哲載揚厥聲乃相與合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樹詩曰勿翦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懐矧

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封井舊居川岳歟宜其悚
神馳𩪘膝行膜拜陳齋祭奠嚴祠樹繚垣以設防刋豐
碑以爲表衮州牧京兆韋君珪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
啓風俗休有政教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興
清節特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字子亮
相門開祥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録事參軍東
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寡疑倉曹大原王道淳弘農楊
萬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兵曹范陽張博望法曹安定皇

甫佺東海徐光彥工曹滎陽鄭璋叅軍扶風竇光訓及曲阜縣令鴈門田思昭主簿吳興施文蔚清河晏弘楷等宦緒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覩奥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共經始其銘曰

元天陰隲大明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𩰈在此逢聖吞沙荐扈軒黃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刋詩述史盛禮張樂雅頌穆清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人啓明先覺六順敦興

四教皆作茂功濟古至道維來首出列聖席卷羣才大名震耀廣學天開烝嘗帀宇頌聲窮垓帝念居室以光壽宮建侯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刋聖烈用廣休風

扶風縣文宣王廟記　　程浩

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

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
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没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
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知其
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
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於無生一
以貫之我先師夫子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
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
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捨

之者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者何被衮而裳垂旒
而王者哉扶風古縣也在京之西環渭之北望標闕輔
之首雄壓劇秦之大有尉曰袁弁者學吞漢臺賢冐伊
鼎文則夔雅行乃矩物其爲政也剛以斷其理身也柔
而立迴大君之清問動賢相之精選寅奉詔旨廓新祠
宇廟閭岑立宫墻島跱睟先師於兩楹羅亞聖於十哲
砌蘭有主院柏分行祖庭自肅入室加敬陳牲牢而如
在旅籩豆而無筭天下大軍之後也時弊而没禮域中

小康之前也俗婾而迷歸尚儒以戢兵設義而銷戰使
人從善遠惡而不自知大哉袁氏之子其用心也至矣
邑宰李公才思練達政必和理風聲樹於丕變旺頌樂
而不支縣丞主簿尉等琅玕王畿黍稷公器覽容色窺
相公之明鏡整鬢髩鬣趣相公之龍門雲霄坐馳鳴躍可
俟浩自帝鄉薄遊鳳翔入境而醉聞佳政告歸而飡味
尤績前尉許贄起予能事春秋之徒如何勿書時大歷
二年某月日記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强曰彼仁義蝨官也可以置之置之言不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

士特出言曰黄帝鍊丹砂爲黄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黄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强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强僻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掮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筍脯麪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鬬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是楊墨駢愼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横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

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謁夫子廟文　李觀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正詞爲絜執絜爲奠恪以上桓撥之十有三祀孟秋之月朔修冕帶問廟而入再

拜兩柱之下乃退伏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旋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禄位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所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且夫禮樂浹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以學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

靈也斯可謂以敬矣孰敢捨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者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諠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内實討論孫孫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俱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飖湮淪弦歌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有如是邪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

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則必先夫子而後禹聖
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
田畝之中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瀇漫者
乎惟夫子生實陪臣没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
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
聖逆在人不在於尊鳴呼夫子聖人之極歟鳳鳥不至
無其時也秦人燒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也惟
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新降康下民㚇

有烈光訖無間然小子忡忡慄慄拜貟而出匪作匪述

文中子碑　皮日休

天不能言陰隲于民民不可縱是生聖賢聖賢之道句德與命符是爲堯舜性與命乖是爲孔顔噫仲尼之化也不及於一國而被于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霈及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賛易道修春秋者乎故孟子疊踵孔聖而賛其道叟出于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于

汾晉序述六經敷爲中說以行教于門人夫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賛易道修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賛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鬱于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于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然哉設先生生於孔聖之世余恐不在游夏之亞也況七十子歟惜乎德與命乖不及覩吾唐受命而殁茍唐得而用之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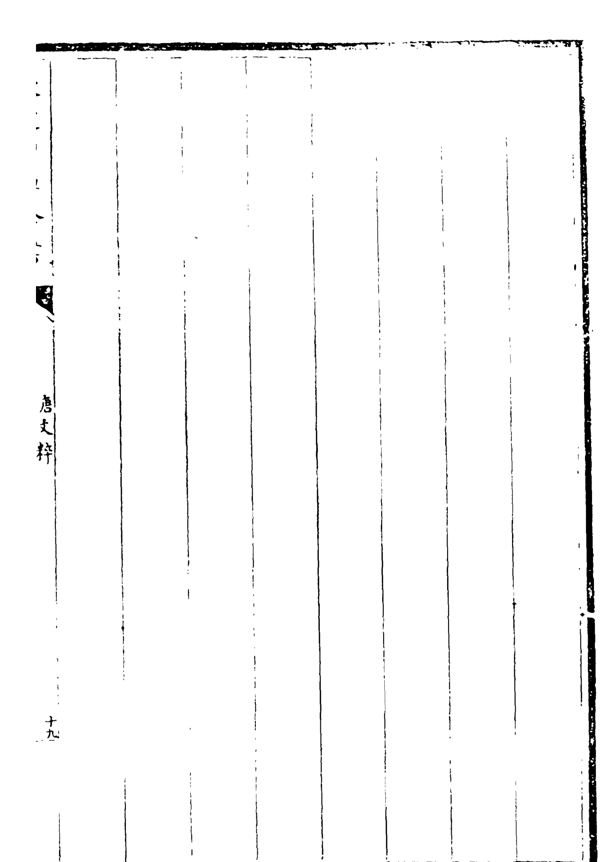
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歲生曰皮子嗜先生道業先生文讀文中子後序尚闕于賛述想先生封隧所在而爲銘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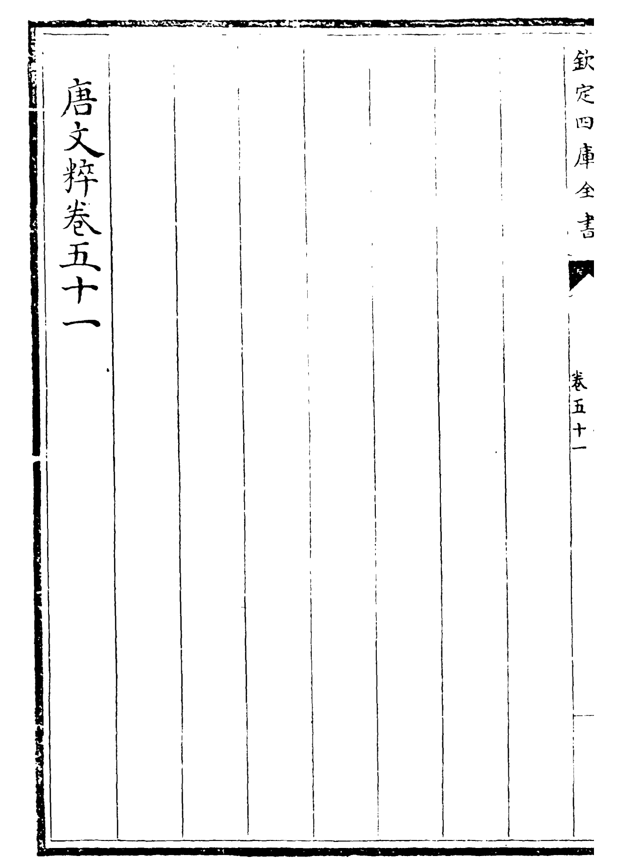
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聖暢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藝騰英道符真宰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爲唐之禎差肩掊相接武名卿未踰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

文中子碑

司空圖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不可斷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魏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聖魁之柄授必有施臣底之績濟亦厥時子惟善守賦而不私克輸於我貞休之基





唐文粹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七十四 集部

唐文粹卷五十二

宋 姚鉉 編

碑三 總五首

嶽瀆祠廟

嵩山啓母廟碑 崔融

少室山少姨廟碑 楊炯

三城韓公廟碑 李華

柳州羅池廟碑 韓愈

野廟碑 陸龜蒙

嵩山啓母廟碑并序 崔融

臣聞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測之謂神然則物或類感事因通變乾棟傾而三光北馳坤輿缺而百川東瀉河淪越雋有郡邑之爲魚水陷歷陽有吏人之化鼈訪遺踪於女峽風雨蕭條徵往事於姑泉弦歌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誰子既老氏之多憎忽然爲人寧賈生之足辯仰觀俯察裁識幽明

之故原始反終未窮死生之説得於道而失於道義有
必然出於幾而入於幾理無或廢知變化者其知神之
所爲乎臣謹按啓母廟者蓋夏后啓之母也漢避景帝
諱改啓之字曰開厥後相傳或爲開母而顧野王輿地
志盧元明嵩高記並不尋避諱之旨以爲陽翟婦人事
不經見諒無所取粤若玉斗璇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
臺石室王母之宅在西山氣爲母則羣物以萌月爲母
則容光必照坤爲母則上下交泰后爲母則邦家有成

故華胥履跡而風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塗山子娶於度土之辰女婚於台桑之地搜奇帝紀識異歸藏東生發蒙而有迷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字千金敘其嘉應士歌南國徒聞候禹之詞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西啓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啓母祠隨巢之説有徵鴻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鸞川之上母變空桑豚水之濵

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螮蝀仙婦之月作蟾蜍精衛銜
木而償冤女尸化草而成嬪山崩蜀道臺侯婦而無歸
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論乎誕載羣下莫尊於帝王
語乎遷易凡百無聞於感致美矣哉不可得而稱也大
唐革去故鼎取新與運而生繼天而作握乾元而造物
海內知春闢混沌而爲家域中無外天皇膺歷數順謳
歌金匱玉版服皇王之能事衢室廟堂承祖宗之茂烈
垂衣裳而作元后端拱北辰負黼扆而朝諸侯嚮明南

面周邦赫赫其道洽於成康漢室巍巍其化鍾於文景東漸西被遠安邇肅海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天瑞降地符昇靈鳳五文歲時來苑囿神龍八卦昏旦游池沼禮云乎哉無取於周旋揖讓樂之謂也必在於移風易俗司禄益富家國於是乎有餘司命益年臣人於是乎不夭明王三懼未嘗遺戒慎之心天子四鄰莫能展弼諧之用家安其業但聽於鄰雞人得其和遂同於野鹿表識記奏河圖四十六事之著明昜云尚也登太

山禪梁甫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且夫窮聖神備道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書契教畋漁合五緯而節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乃犧皇氏之所以制人法也務播殖該變通嘗藥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乃農皇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夔鼓載龍旗天則玄女授符帝則黃神降斗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均度量

正都邑揔秋令於金天分瑞官於鳳紀斯乃帝昊氏之所以爲人極也絜祭祀義思神履時以象天養財以任地斯乃帝顓頊氏之所以爲人教也秋乘馬春乘龍順三辰而天道平建五正而人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爲人政也明如日晦如陰人無識其名帝何力於我斯乃帝堯氏之所以昭君德也聞一善舉八才帝唱動而爛星雲天歌發而蹌鳥獸斯乃帝舜氏之所以章后功也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

則之而序道以三興德以五立非天下之至聖孰能兼於此乎而猶雖休勿休損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星畢曳雲梢召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馳洛邑驚襄城天迴而地游雲合而霧沓周穆王來遊太室先徵夏啓之居漢武帝有事嵩丘即訪姒開之石徒觀其丹青歲古霜露年侵聖情有睠興言改葺其山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邑之中土銘壇邐迤斜分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廟金草生

而五色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於溪澗白霧氛氳於巖嶺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伏求之遁甲固以威靈肅然夫其命有司乘務隙因高背下察隱嶙之餘基審日觀星揆摧殘之落構周官置臬郢匠揮斤異態神行全模化造紅葩奪日飛累榭於山間綺綴衡風架迴廊於木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窻周施玳瑁之椽徧覆琉璃之瓦赤玉爲階甃黃金作門閫山如白岸樹似青溪羞薀藻於前庭藉生芻於後徑蘭香夾水居然洗沐之資竹

帚臨風自陽置嚚塵之境兗夢臺雲雨宋玉對而先驚楚壁
山川屈原書而幾倦壽宮幨兮不擾象設安兮逾肅霜
羅曳曳雲錦披披鴛鴦褥兮翡翠幬白羽扇兮青絲履
垂玉鸞之佩若往而若還戴金雀之釵不長而不短其
居處也曖曖昧昧陰閉陽開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駮
雲蔚鼎俎則麟胎鳳卵烝蕙燃萁餌膳則木蜜金膏玉
漿瓊酒當是時也合五嶽訊九魁選太陰命玄闕馮夷
鳴鼓女媧清歌左蒼龍兮吹篪右白虎兮絙瑟金眞拂

座玉女焚香肅肅習習天媛來風雨雰雰霏霏神姬下霜雪孔雀飛而儀鳳舞弄玉邀歡軿車合而羅綺陳智瓊陪宴麻姑服道變海水而來遊織婦布風填河津而下謁洛妃綽約江妃緜眇玄女以明月爲珠素女以積雲作髻九天真母八極夫人畢集於兹矣青霞衣兮翠雲裘靈連蜷兮旣留車迴風兮馬飛電視倏忽兮無見昔者濟陰山下降堯母之精靈湘川水曲留舜妃之響像遺壇或在徒聞分福之名棟宇不修誰辨安歌之處

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挾王者之都畿當聖人之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幼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虔奉綸旨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慙神女之工敢作銘曰

九州地險五嶽天中蛟龍洞穴日月仙宫蓄洩雲霧震蕩雷風笙歌近接鐘鼓遥通其一昔在媯帝洪泉未塞昬墊下人汎濫中國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螺書偏刻其二佩文北海省土南方還從碣石更下台桑子娶

有禮我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惟荒其三宛委既登轘轅
佇鑾家室誤往熊羆方作天道幽祕生涯糾錯其化則
遷其靈是託其四宓妃之館仙女之臺物類感通精魂去
來巫山廟立漢水祠開壝壇歲古棟宇年摧其五皇矣大
唐麗哉神聖膺圖受籙體元居正赫赫高祖天有成命
明明太宗於茲為盛其六重光累洽下武嗣文負扆而化
垂衣以君三靈肹蠁六氣氤氳魚鼈咸若雞犬相聞其七
重譯請命殊鄰稟朔化及中孚風移大朴天秩百禮

人和萬樂汾水可遊峴山何邈其八隨巢舊說夏啓遺居
慼德不泯嘉聲在諸周王轉蹕漢帝迴輿聿懷降鑒其
祀如初其九虞衡掌木班倕葺宇虹亘梅梁龍盤桂柱草
積庭院水周堂廡石室置儔軒宫爲輔其十珠簾洞卷玉
座含清金翠均瓅羅縠輕明儀形若動侍衛疑生依俙
有物惝怳無聲其十一帝子湘川天孫漢曲翩緜縹緲躊
躇躑躅神女弄珠靈妃啓玉倏來忽往星繁電燭其十二
壯矣麗矣神之聽之聰明是屬景福無欺夫人立館幼

婦鑴辭巍巍皇室萬萬餘基其十三

少室山少姨廟碑銘并序

楊炯

臣聞崑閬西北之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正地太山東南之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探其玉策故知建都邑正方位畫崇墉刋濬洫必憑天地之險然後四海為家擁神休尊明號協時月同量衡必致山川之祠然後羣神受職少室山者山嶽之神秀也憑河圖而括地用遁甲而開山發揮宇宙之精噴薄陰陽

之氣壁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北臨恒碣猶如聚米南望荆衡纔同覆簣共工觸皇天之八柱未足擬議龍伯釣溟海之三山無階響像考於含神紐白玉猶存驗於山海經黄花不落其名有序則太室西偏其位可知則嵩高佐命若乃乾坤之所合雷雨之所交仰躔七星之野俯鎮三河之曲朝市臨於域中樞機正於天下六合交會於是乎有天帝之下都九州名山於是乎有靈仙之窟宅臣謹按少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嵩高少室之

廟也其神爲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啓母塗山之妹也昔者生於石紐水土所以致其功娶於塗山室家所以成其德后宗之位象南宫之一星外戚之班比西京之列傳惟幾不測其道無方騁神變而揮霍降精靈而肸蠁亦猶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婦廟號滕姑少女宅於西宫夫人館於南嶽山臨白岸空聞石室之靈浦對青崖獨有金臺之異若斯而已矣時更魏晉數歷周隋四望於

是莫脩八神以之無主炎涼代序寧覩俎豆之容霜露

需衣非復弦歌之地國家乘天造之草昧屬人謀之與

能奄有大寶遂登神器天地水火之無象則女媧氏補

之於是乎鍊其五石東西南北之失位則神農氏立之

於是乎甄其四海天皇貴與天乎合德富與地乎侔貲

窮變化之理盡神明之數伏犧畫卦唯觀鳥獸之文黄

帝垂衣蓋取乾坤之象利兼於成器功周於備物瑶臺

美化闡邦國之風猷銀牓嘉聲茂君親之典禮稱才子

者八族則叔獻季貍有亂臣者十人則太顛閎夭若夫圜丘方澤所以饗天神地祇複廟重橺所以序文昭武穆命秩宗之位分太宰之官考虞夏之質文定殷周之損益其大禮有如此者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鳳之音初調九奏后夔典其教制氏辨其聲鍾磬竽瑟致其和尊甲長幼成其序其廣樂有如此者太微營室明堂布政之宫白獸蒼龍象魏懸書之法下應猶草王言如絲北辰而拱衆星南面而朝天下其爲政

有如此者糾萬人者施以八刑詰四方者戒之三典畫衣不犯載酒無冤兔禽獸於網羅納寰瀛於軌物其恤刑有如此者周人之養國老始闢西膠漢氏之召諸生初開太學辟廱所以行其禮泮宮所以班其政童子五尺羞稱霸后之臣冠者六人唯述明王之道其文德有如此者涼風至司馬於是乎陳兵太白高將軍於是乎宜戰乘斗杓而誓旅出星門而杖鉞莊周稱天子之劒舉之按之吕望言聖人之兵如風如雨其武功有如此者

稽其般令有文犀利劒之效珍考其周書有赭白乘黄之騁力東漸西被南馳北走盧敖之窮觀六合不出於城隍陶侃之飛入八門未遊於宫室其疆理有如此者窮璿璣而孚大運天迴地游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陰靜煙雲蕭索而合彩日月淑清而啓旦豈直鳳巢阿閣入軒后之圖書魚躍中舟稱武王之事業其休徵有如此者然則囊括混沌發揮生靈大庭不足使驂乘驪連不足使扶轂可以會玉帛可以荅靈祇行聖人之大孝

旣郊祀而宗祀昭帝王之盛節亦因天而事天猶復下
聽輿人旁求故實以爲唐堯五載無聞太室之儀殷帝
八遷未卜王城之地是用陳圭置臬建周后之兩都詔
蹕鳴鑾巡漢皇之中嶽熒惑先列招揺在上隱天而動
地欽野而歆山旌旗則日月運行鐘鼓則雷風相薄道
伊闕據轘轅怡然長望邈乎周覽壯靈山之雲雨仍求
載祀之經對閒寢之丘墟思秩無文之禮於是降天渙
命司存因其舊跡葺其新廟詳費務議工徒下隴蜀之

名材致荆藍之寳玉易者言乎悦使民忘其勞詩者歌乎子來成之不日東西軫轕南北崢嶸繡栭兮雲楣光照耀兮奪目桂棟兮蘭橑氣氛氲兮襲人皎日登於綺疏奔星下於閨闥珠簾玳匣上高閣而三休金柱銀楹出長廊而中宿窮山海之瓌寳盡人神之壯麗豈止河庭貝闕俯瞰馮夷之都洛水瑶壇旁臨虙妃之館爾其巖嶂重複岡巒左右青霞起而照天白霧生而帀地餘基隱嶙仍知萬歳之亭古木摧殘尚辨三花之樹明公

舊祀棟宇岧嶢仙女層臺風煙爛漫軒轅之訪大隗先求牧馬之童太一之徵少君直下乘龍之使夫峻極也天帝因而會昌夫降神也景福由其興作於是乎昭之以明德聽之以和聲可以羞澗溪沼沚之毛可以奠潢汙行潦之水聰明正直惟鬼神而有知玉帛犧牲實陳信而無媿日之吉靈之來蜺為旌兮翠爲蓋雷爲車兮電爲策鼓之以南箕風嫋嫋而先路潤之以西畢雨冥冥而灑道其始至也若海静山空曈曈曨曨照白日於

扶桑之東其少進也若移星轉漢粲粲爛爛吐明月於瀛洲之半佩珠璣而玓瓅襲羅縠而飄飄建晨纓之寶冠践遠遊之文履命儔兮嘯侶從倚兮徘徊羣仙畢集衆靈咸至有西華之紫妃有中黄之素女華山之上明星遠燭陽臺之下暮雨潛通或瓊室以飛霞或銀臺而薦樂天孫忽降暫停支石之機神女相歡即起投壺之電左侍右衛則甲申之瓊石乙已之蘭蕭妍倡妙妓則憑怳之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既闋禮容斯備迴風兮

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

惟神享德降百福而無疆惟嶽配天視三公而有典昔者夏后氏之乘四載仍開宛委之圖周穆王之御八龍猶紀春山之石況乎上照下漏天平地成人主宅中旁羅於宇縣山靈顯位密邇於神州豈使令德不傳頌聲無紀由是三天降策有南霍之叔儲八丈鐫銘有西王之服道魏國鍾繇之字唯勒歲年晉家張載之文遂承

明詔共詞曰

上帝有命皇天無親樹之元后以牧蒸人光宅六合懷柔百神德成郊祀禮備宗禋其一軒稱配永崐墟帝出堯號則天汾陽詔蹕觀人設教協時同律有感必通無文咸秩其二皇家啓聖受命于天上錬五石旁疏九川開階運斗宅海乘乾王母益地周公卜年其三天子建德重規疊矩聖敬日躋宗文祖武範圍三極和平萬寓率由舊章粤若亂古其四琁宮夜敞銀牓朝開德象陰月聲符震雷山河翼戴星緯臨梅能事畢矣乾元大哉其五化定制

禮功成作樂日月旂常夏殷正朔德澤天外文明地角

氣白星黃風摇露濁其六兩京畿甸五載廵遊驅馳太一

部列蚩尤將見大隗爰尋許由迴鸞躑躅寓目周流其七

欝欝靈鎮巖巖積石直上五千去天三百帝休非遠眞

經可覩石室徘徊瓊膏滴瀝其八山惟地德神即陰靈瑶

姫逐雨玉女隨星陰陽不測黍稷非馨倏忽年代荒蕪

廟庭其九旁求祀典載垂天渙始詔林衡俄成壯觀紫杭

星錯丹梁霞煥似對青溪如遊白岸其十文貍赤豹雷策

雷車隱隱中道訇訇太虛遂停龍駕永託神居天迴地止霧歇雲除其十一衆靈睒晹羣仙容與衡嶽夫人漢濵游女洛川解佩天河弄杼顧慕招攜繽紛儔侶同氣同聲爰笑爰語其十二于以採蘋南澗之濵于以採藻于彼行潦日吉兮辰良浴蘭湯兮沐芳揚枹兮拊鼓奠桂酒兮椒漿神其萃止降福穰穰其十三

三城韓公廟碑銘并序　李華

唐之元老有大庇於生人曰韓公公盡力大朝位尊將

相三城立廟軍帥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朔方
展敬祠下式瞻風采像與神合沈沈如生嗚呼生以功
爲臣歿以靈爲神神乎宜奉公揔戎疆外懸衡審政拒
隴循河緜亘萬里堅城雄防扞蔽三輔介胄之士垂十
萬人瞻我麾節以爲進退先是突厥犯塞乘勝入朔方
游騎至安定守軍不到經略失守虜乃驅監牧之駷北
退存廬帳進圍聚邑鳴弓躍馬規復漠南邊人揺心元
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爲請搢紳獻議則以和親爲便

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耋老且重煩之及卜師於太宫之庭惟公之吉至尊親臨前殿授以兵符公承命徂征北蕃逆駭記所謂君子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伸其一者也公忠貫神明慮幾造化鎮以長策潰其姦謀一麾偏師屠名王復喪馬奪壍拂雲維而城之並河之阿列築三鎮將精士銳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雷哭而遁老幼望公以相震怖不然則乘冰轉鬬無日無之既而據河山翫其動靜納行旅歸之衽席憑墉而望匹

馬單兵不匿形影虜由是械手足而刳腹心朝廷無草竊之虞天下減征役之半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廝尚有存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旗表節不常出出則賞罰隨之賞無非功罰無非罪上流而下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也三城既就刊木標櫓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挺生上將之韜策也奇鑒先物之然也夫鳥獸草木出其倫輩猶或利害

憑焉況殊績功勲終始天地翼輔先聖寵綏元元有茅
社之尊符節之重後奉者果一勝遂一謀庸非明神幽
賛之效雅有吉甫薄伐至于太原王命南仲城彼朔方
傳稱齊桓伐戎攘狄以其病燕滅衛魏絳和戎狄合諸
侯從古及今以為大功其餘秦恬漢青之倫繞丘垤耳
尚或箎頌颺之簡策貴之況忠武卓異屢履今昔而詠
歌蕪之非古也竊感趙孟懐隨武之德寤寐永歎奉銘
神宫其文曰

赫爾韓公司武有經受命北伐渠魁就刑敢或不順鼓
行風霆崇岱壓卵滄波灌熒沈泉雷動機發冥冥功奮
三城人謡億齡謀出先後搆危於寧張天之威恢廟之
靈北狄頓顙山戎來庭萬里寢柝緣河罷扃趨拜故祠
德謝惟馨翔野何有羣山青青感激遺風徘徊涕零吾
誰與歸式薦斯銘

柳州羅池廟碑銘并序　　韓　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

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兹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命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期令之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讓宅有新屋涉有新舩池園絜修猪牛羊鴨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教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貧民以男女相質久不

得贖盡没爲隷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
之大修孔子廟城郭道巷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
既皆悦喜常與郡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
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君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
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
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之曰館
我於羅池其日丙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
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

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詞曰

荔子丹兮蕉黄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樹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與鶴飛北方

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
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羡兮蛇
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
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
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
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無名

之土木而已矣甌粤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皙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嫗老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容而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于上鴟鴞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恠狀農作之甿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禍亦隨作耋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甿不曰適丁其

時邪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爲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隷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淸民之暍未嘗貯于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敺之以就事校神之禍福孰爲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爲賢

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恫撓脆怯顛躓寬
踣乞爲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爾又何責
其眞土木邪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旣
而爲詩以亂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
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
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唐文粹卷五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吴省蘭

謄録監生臣左詢